

# 全浊声母清化的现代音系理论解析\*

许良越

(西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汉语声母系统在由中古向近代的发展过程中,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简化。这种简化主要是由于全浊声母的清化造成的。全浊声母的清化,虽然具有很强的规律性,却并没有影响同样具有浊音特征的次浊声母。通过标记理论和区别特征理论分析,可以看出,全浊音清化只涉及阻塞音中的[+浊音]特征,而不涉及响音中的[+浊音]特征,即全浊声母清化的实质是由有标记项向无标记项的转变。

**【关键词】**标记性;区别特征;浊音清化;历史音变

**【中图分类号】**H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3)02-0004-04

近代汉语中全浊声母的清化,是汉语语音发展史中的一件大事,它使得中古汉语的声母系统大为简化。对这一重要的历史音变现象,历来多从音系的角度作分析,而少有对其音变实质的说明。本文拟就以标记理论和区别特征理论为指导,尝试解析其中浊音清化的成因与实质。

## 一、标记理论

标记性(markedness)指语言学的一条分析原则,即一对视作对立的语言特征被赋予正(有标记, marked)、负(无标记, unmarked)或中性的值。从最一般的涵义理解,这种区别是指某一语言特征的存在或不存在。<sup>[1]P. 215</sup>

标记理论最初在音系分析中得以阐明,后被广泛应用于语言学其他领域。最早提出标记概念的是20世纪30年代布拉格学派的特鲁别茨柯依(N. S. Trubetzkoy)。他在对多种语言的语音分析中发现,在特定位置上,某些本来是相互对立的音位却会变得不再对立,即对立的两项发生音位中和(neutralization)。在他看来,当两个音位在特定位置上产生中和时,保留在中和位置上的音位是无标记项。无标记项音段有两个特点:第一,无标记项可以出现在中和位置上;第二,无标记项缺少某个语音特征。有标记项则与无标记项的特点相反。

20世纪60年代以乔姆斯基(N. Chomsky)和哈勒(M. Halle)为代表的生成音系学继承并发展了布拉格学派的标记理论。布拉格学派认为标记性是具体语言的,不具有普遍性,而在生成音系学看来,标记性是天赋的,属于普遍语法,为人类自然语言所共有。生成音系学的标记理论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特征的有标记值和无标记值的定义,二是一组普遍性标记规则(universal marking

convention)。生成音系学主要从语音器官的生理机制和特征与特征之间的关系两方面来定义标记值,认为无标记项始终处于一种正常的、自然的状态,而有标记项则与此相反。生成音系学标记理论的目的在于解决形式化描写造成的某些仅依靠音系规则所无法解决的问题。

在对语言普遍现象的研究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了普遍性标记理论。普遍性标记理论对标记的理解和使用一般以跨语言的研究为背景,注重对具有普遍意义的标记性的研究,强调音系表层结构中标记范畴的普遍性,以此证明标记性是自然语言中客观存在的语言学范畴。

需要指出的是,标记理论自身并不是一个完善的体系,在什么是标记性,标记性包含哪些内容等方面,学术界并未完全取得一致。但是,来自儿童语音习得、失语症、语音史等领域提供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标记理论具有客观现实性这一假设。<sup>[2]</sup>

## 二、区别特征理论

区别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是指特定的一套以某种方式定义的音系元素。它可使一种语言中的每一个音段(segment)至少在音系层次上,能够作为可允许的已赋值特征的结合体或特征“束”,全面地表现其本身特性。<sup>[3]P. 85</sup>

区别特征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梵文字母中体文的排列次序就是据发音上的差异而作的一种分类,其中就隐含了对区别特征概念的运用。但是直到布拉格学派才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特征这个概念。特鲁别茨柯伊在《音位学原理》(Principles of Phonology)一书中不仅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音位和音位对立,而且还揭示了音位对立的语音内容。特鲁别茨柯伊对音位对立的分析和说明

收稿日期:2013-03-25

\*基金项目:2011年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专项基金项目“《文始》研究”(11SZYQN34)。

作者简介:许良越(1978-),男,江苏苏州人,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汉语音韵及词汇研究。

直接启发了后来兴起的区别特征理论。在借鉴布拉格学派思想的基础上,1952年,雅各布森(R. Jakobson),方特(C. G. M. Fant)与哈勒发表了《语音分析初探——区别性特征及其相互关系》(Preliminaries to Speech Analysis—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their Correlates)一文,提出了有史以来第一套得到全面阐述的区别特征系统,被称为“雅各布森-哈勒特征系统”(Jakobson-Halle feature system)。这套特征系统是作为具有普遍性的特征系统而提出来的,共包括十二个偶值的区别特征,每一特征虽然都有语音学的解释,但基本上是根据声学特性来定义的。1968年,乔姆斯基与哈勒在《英语音系》(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中提出了一套特征系统,被称为“SPE特征系统(SPE feature system)”。该特征系统共有二十多个特征,它们组成了几个大类,每类中的每个特征都是正负偶值的,并且全是从发音的角度来定义的。SPE特征系统以言语发声的生理器官为其基础,纠正了雅各布森-哈勒特征系统的明显缺陷,同时较之声学术语发音名称又更易于理解,所以提出后不久便取代了雅各布森-哈勒特征系统,而成为标准特征系统。

在生成音系学看来,区别特征是一个取代音位的概念,而音位只不过是一组特征的方便的缩写形式,音系分析的最小单位是特征而不是音位。以区别特征为音系元素,能揭示出音段的特点,从而能够明确地阐述自然类(natural class)这个当代音系理论的基本概念。同时,由于特征是语音单位,因此便于作语音内部的比较(如历时比较和方言比较),最终能比音系学的音位理论更容易对音系共相作出说明。总之,区别特征理论已成为20世纪语言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三、浊音清化

汉语声母系统在由中古向近代的发展过程中,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简化。这种简化主要是由于全浊声母的清化造成的。全浊声母的清化指的是《广韵》声母系统中的并母、定母、从母、邪母、澄母、船母、崇母、禅母、群母、匣母,这十个全浊声母(如果把并母里的奉母独立出来则有十一个)无一例外地全都变为同部位的清音声母。全浊声母的简化使《广韵》的三十五声母系统发展演变为《中原音韵》的二十五声母系统,汉语的声母系统由此而大为简化。

全浊声母的清化,唐代已见端倪。但是根据三十六字母可以看出,宋代全浊声母并未完全消失。

到了元代,全浊声母的清化过程,才算最后完成,《中原音韵》里已经没有全浊声母的痕迹。[4]P. 271

传统音韵学对汉语声母系统发音方法的分析主要是用全清、次清、全浊、次浊等一套术语,用这套术语可以把《广韵》中的三十五声母分为若干个大的类别,见表1:

	全清	次清	全浊	次浊	清	浊
唇音	帮	滂	并	明		
舌音	端	透	定	泥		
	知	彻	澄			
齿音	精	清	从		心	邪
	庄	初	崇		生	
	章	昌	船		书	禅
牙音	见	溪	群	疑		
喉音	影			喻	晓	匣
半舌				来		
半齿				日		

从区别特征理论的角度来看,在《广韵》的声母系统中,全浊与次浊声母都是浊音声母,即都有[+浊音]特征,并以此形成一个聚合;全清与次清声母都是清音声母,即都有[-浊音]特征,并以此形成一个聚合。全浊声母的清化,用区别特征理论来表示,就是[+浊音]音段变为[-浊音]音段,影响所及遍及《广韵》三十五声母系统中所有的塞音、塞擦音、擦音声母。也就是说,三十五声母系统中所有浊阻塞音音段,都变为同部位的清音音段。

全清、次清、全浊声母又靠一个共同的特点形成一种更大的聚合,这个共同之处就是它们都是阻塞音(塞音、塞擦音、擦音),在区别特征理论看来,它们都是[+阻塞]音段,同时也就是[-响音]音段;由鼻音、边音、半元音组成的次浊声母,传统语音学称为响音,在区别特征理论看来,它们都是[+响音]音段,也就是[-阻塞]音段。

这样,全清、次清、全浊、次浊与区别特征[浊音]、[响音]之间的关系可图示如下,见表2:

	全清	次清	全浊	次浊
[浊音]	-	-	+	+
[响音]	-	-	-	+

再从标记理论来看,就[浊音]特征而言,全清、次清声母与全浊、次浊声母构成了“否定对立”。所谓“否定对立”是指:“两个音素,一个具有某种特征,另一个缺少某种特征。具有那种特征的叫作有

标记的;缺少那种特征的,或者说非指定的也叫作非标记的。”<sup>[5]</sup>由此看来,全清、次清声母由于是[-浊音],因而是无标记的;全浊、次浊声母由于是[+浊音],因而是有标记的。根据标记理论,在语音演变过程中,音段一般从有标记项向无标记项转变。这就是为什么全浊声母(有标记项)会依据声调的平仄转变为全清或次清声母(无标记项),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阐释,详见拙文《浊音清化与声调演变的相关关系》。<sup>[6]</sup>

问题在于,为什么同样具有[+浊音]特征的次浊声母却不发生清化呢?这是由次浊声母独有的[+响音]特征决定的。乔姆斯基和哈勒在《英语音系》中是这样定义响音性(sonorant)与非响音性(nonsonorant)或阻塞音(obstruent)的:“响音性是指发音时声道形状使自然的声带振动成为可能的,阻塞音是指发音时声道形状使自然的声带振动成为不可能的。”<sup>[7]P. 302</sup>对此论断,拉第福给德(Ladefoged)补充说:“乔姆斯基和哈勒所说的‘自然的声带振动’的语音包括元音、半元音、鼻音和边音。乔姆斯基和哈勒认为,其他的语音,比如说塞音和擦音,只有在声带的状态被适当的调整的条件下,才能够产生振动。所有这些语音仅具有非自然的声带振动,因而是[-响音]。”<sup>[8]P. 253</sup>不难看出,上述这些现代音系学对语音的归类正与我国传统音韵学中对声母所作的全浊、次浊的分类不谋而合:全浊声母是阻塞音,而次浊声母则是响音;两类音中虽都含有“浊”的成分,但其性质是根本不同的,所以等韵学家又在“浊”中再分“全”、“次”以区别。这种分类说明等韵学对汉字字音分析是有其音理上依据的,对此问题的详细论述,参见拙文《等韵字音分析与非线性音节理论》。<sup>[9]</sup>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响音(与次浊声母相当)中的[+浊音]特征是自然的,阻塞音(与全浊声母相当)中的[+浊音]特征是不自然的。标记理论认为,无标记项始终处于一种正常的、自然的状态。这样,阻塞音音段由[+浊音]变为[-浊音]就是由有标记项变为无标记项,由较不自然的音段变为自然的音段,符合标记理论的音变条件,所以全浊声母都变为同部位的清音声母;而由于最正常、最自然的响音音段应是[+浊音]的,如果也发生清化,就是由正常的、自然的音段变为不正常、不自然的音段,从而违反了标记理论的音变条件,所以次浊声母并未发生清化。

从汉语方言的角度来看,全浊声母的清化是一条作用范围很广的音变规律。在现代汉语的各方

言中,除了吴方言和闽方言外,一般都没有浊阻塞音,而吴方言中的浊阻塞音实际上是“清音浊流”,闽方言中的浊阻塞音来自次浊声母中的明母、来母,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浊阻塞音。<sup>[10]P. 46-47</sup>

从跨语言的角度来看,浊阻塞音的有标记性也是很明显的。德语中有一套成对的清浊相配的阻塞音。但在词尾位置上二者却不再相互对立,即产生音位中和,在中和位置上只出现清阻塞音,不出现浊阻塞音。英语中也有类似的情形,在[s-]后,清浊塞音产生中和,同德语一样,在中和位置上只出现清塞音而不出现浊塞音。

从历史语音学的观点来看,浊音清化是一种强化(fortition),而之所以要发生这种变化,乃是由于音段由有标记项向无标记项转变是一条普遍的音变规律。

#### 四、公式概括

《广韵》声母系统中全浊声母的清化规律性很强,所有全浊声母无一例外都变为同部位的清音声母。正因为全浊声母的清化有很强的规律性,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种历史音变用生成音系学的音变公式来加以概括。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全浊声母与次浊声母的不同就在于前者是阻塞音,即[-响音]音段,而后者是响音,即[+响音]音段。浊音清化只涉及阻塞音中的[+浊音]特征,而不涉及响音中的[+浊音]特征。这样,汉语全浊声母的清化公式可表述为:

$$[+浊音] \rightarrow [-浊音] / [-响音]$$

该音变公式表示某个音段如果是一个阻塞音([-响音]特征)并且同时又具有浊音性([+浊音]特征),则其浊音要发生清化。这个公式对于中古时期所有的全浊声母都是适用的,而次浊声母由于具有[+响音]特征,不符合音变的条件,故不能用该公式来清化,可以排除在外。

这一音变公式不仅表明了中古汉语浊音清化规律的作用范围,而且还表示出了其清化的实质,即浊音清化是有标记项向无标记项的转变。很明显,与惯常对此问题的文字论述相比,根据现代音系理论概括出的音变公式具有更高的表现力和概括性。

#### 五、结语

以区别特征作为音系基本单位的现代音系学,细致而精确地反映了现代语音学家们对各种语音的生理、物理性质的认识 and 规定,较之以过去以音素(音标)为音系基本单位的传统语音学更有

解释性和概括性,也更为符合实际的语音事实。因此,能不能使用区别特征作为语音分析的基本手段,并不只是用什么工具标示读音的问题,而是能不能运用现代音系学的研究成果来重新审视历

史音变的问题。运用现代音系学的原理和方法来研究汉语历史音变中的诸多现象、解释其中的音变实质,这是传统汉语音韵研究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戴维·克里斯特尔.现代语言学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2]李兵.音系标记理论的产生与发展[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0,3.
- [3]R.L.·特拉斯克.语音学和音系学词典[Z].北京:语文出版社,2000.
- [4]向熹.简明汉语史(上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 [5]侍建国.生成音系学和非线性音系学评介[J].国外语言学,1993,2.
- [6]许良越.浊音清化与声调演变的相关关系[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5.
- [7]Chomsky, Noam and Morris Halle. 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M]. New York: Harper & Row,1968.
- [8]Ladefoged, Peter. A Course in Phonetic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2.
- [9]许良越.等韵字音分析与非线性音节理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9.
- [10]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6.

## The Explaining of the Devoicing of the Fully Voiced Initials In View of Contemporary Phonology

XU Liang-yu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Abstract:** The Simplification of Chinese initials is a salient change from the middle ancient times to the recent antiquity, which mostly caused by the devoicing of the fully voiced initials. Although the devoicing of the fully voiced initials has a universal law, yet this devoicing has no influence over the semi-voiced initials. Through the theory of markedness and the theory of distinctive feature, we can find that the fully voiced initials are obstruents, but the semi-voiced initials are sonorants. The devoicing involves only [+voice] of the obstruents, not the [+voice] of the sonorants, which reflects the change from the marked to the unmarked.

**Key words:** Markedness; Distinctive Feature; the Devoicing; Historical Phonetics; Chinese Phonology

(责任编辑:张俊之)